

## 学人关注

编者按

马克思没有忽视妇女问题，《资本论》中至少有20多处描述到妇女、家庭等问题。他以唯物史观与现代性批判叙事方式基本遵循，讨论妇女问题时以女工的生存境遇为叙事基点，将妇女劳动作为叙事核心，将妇女解放作为叙事旨趣，对妇女问题有深入分析和思考。他既在理论层面阐明了将妇女的劳动前提建立在既有秩序之上的资本逻辑及其现实展开，又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妇女身份矛盾与现实两难。

## ■ 钟路

马克思没有系统地论述妇女问题，为此很多西方女性主义者控诉其为“性别盲”。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至少有20多处描述到妇女、家庭等问题。他以唯物史观与现代性批判叙事方式基本遵循，讨论妇女问题时以女工的生存境遇为叙事基点，将妇女劳动作为叙事核心，将妇女解放作为叙事旨趣，对妇女问题有深入分析和思考。他既在理论层面阐明了将妇女的劳动前提建立在既有秩序之上的资本逻辑及其现实展开，又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妇女身份矛盾与现实两难。

## 叙事基点：女工的生存境遇

对女工生存现实的关切。《资本论》多处详细叙述女工的整体生存状况。马克思引用翔实、准确的数据描述了女工从事的具体行业、劳动强度、身体健康等生存状况，将其遭受的过度劳动、空气不足、营养不良、健康受损等灾难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剥削。

对某些女工道德的担忧。《资本论》中察觉到某些女工的道德贫困。针对某些女工道德感的丧失，马克思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对性别、荣誉、审美的消解；针对某些已婚女工的家庭职责缺失，马克思将其归咎为资本主义对家庭活动的剥夺与异化；针对某些失业女工的道路迷失，马克思将其归咎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后果。

## 叙事核心：妇女劳动的辩证呈现

马克思没有忽略或贬低家务劳动、再生产等，他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叙述了劳动主体、劳动内容、劳动性质等及其关系，对妇女劳动有辩证的思考。

从主体而言，马克思把工厂工业的妇女劳动称为“补充劳动力”。“补充劳动力”这一措辞暗含两重寓意：一是，在大工业之前，社会生产的劳动力以成年男性为主，妇女劳动力不是主要力量。二是，过去阻碍妇女进入工厂工业的主要因素是体力。根据“补充劳动力”这一表述，马克思关于性别劳动分工的立场再次显现。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一样，性别劳动分工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所有制的产生使男女分工存在价值分野。马克思将妇女雇佣劳动称为“补充劳动力”不是对妇女劳动的贬低，是一种客观叙述男性工资劳动垄断地位的事实判断。

从内容而言，妇女劳动包括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机器使妇女进入工厂工业，剥夺了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时间。显然，马克思把家务劳动看作自由劳动。家务劳动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自由劳动，主要在于它与雇佣劳动的性质不同。家务劳动没有体现雇佣劳动所谓的异化属性。异化劳动一定存在压迫关系，存在压迫关系的劳动不一定是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家务劳动是存在压迫关系的自由劳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家务劳动遭到无限度剥削的制度。”妇女成为雇佣劳动者，意味着她们要承担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也要承担父权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

从性质而言，妇女劳动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四章专门谈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他将生产劳动界定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很显然，妇女的雇佣劳动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属于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的情况有些特殊，它是一种生产劳动价值的劳动。马克思认为，从绝对意义上看，这种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不断补偿原有的价值。但马克思强调自己不是从“绝对意义”层面，而是从资本主义意义层面讨论家务劳动。例如，在家庭内部为工人洗衣服、烹饪等劳动不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因此它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没有否定家务劳动的生产性，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角度而言，这些劳动没有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在资本家看来不属于生产劳动。马克思多次

强调这个前提，在《资本论》中举了女裁缝、女工人、女仆、女厨师等例子。他认为这些人跟工厂工人一样，她们把自己的劳动附定在某种物上，使这些物具有使用价值。这种劳动由于没有产生剩余价值不属于生产劳动。马克思没有贬低家务劳动，他认为家务劳动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其区分点在于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剩余价值。部分学者责难马克思把家务劳动看作非生产劳动，原因是他们把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误解为马克思的缺陷。

## 叙事旨趣：妇女解放的空间设想

生产空间对家庭空间的侵蚀。资本通过使用机器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空间，侵蚀了工人的家庭空间。生产空间对家庭空间的侵蚀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家庭成员被吸纳到生产空间中，在时间意义上，家庭生活被生产活动压缩。正如马克思所言，妇女与儿童作为补充劳动力被资本主义青睐，原先在家庭内部的儿童游戏、家务劳动时间等被剥夺。在空间意义上，资本家打破家庭的界限，使工人聚集在同一生产空间。二是生产空间的产品逐渐代替家务劳动成果，主要体现在原先可以通过家庭劳动所获得的食物、服务被生产空间的商店所替代。三是生产空间的工具理性对家庭空间价值的侵蚀。在生产空间内，效率、竞争、利润、金钱、财富等是资本主义的信条，摧毁了笼罩家庭空间的“温情脉脉”。

妇女解放的空间设想。在资本主义时代，妇女选择生产性的奴役劳动还是非生产性的自由劳动？无论怎样，妇女彻底解放都不能完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空间的妇女局部解放暗含多层批判。倘若妇女进入生产空间，他似乎对于“妇女瓦解了男工对资本专制的反抗”表示欣喜。同时马克思担心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妇女会存在母职缺失，使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异化，使家庭活动直接受商品拜物教的控制，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倘若妇女不进入生产空间，马克思认为，家庭内部妇女依然受到父权的剥削。

对于父权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明确说道：“不是亲权（父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两种方式造成父权滥用，一种是父亲通过剥夺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一种是父亲享有对妻子的绝对权力，一种是父亲通过直接兜售妻子儿女，绝对控制他们的劳动力。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对家庭的影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既会造成父权的滥用，也会造成旧家庭制度的解体。大工业生产要求妇女、少年儿童在生产空间中发挥作用，通过消灭旧的经济基础，造成旧家庭制度解体。马克思考虑到妇女儿童在社会组织起来的生产中需要承受双重的剥削与伤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旧家庭制度的解体是非常可厌和可怕的。但是，这种社会组织起来的生产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没有具体描述更高级形式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模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这种新型的家庭关系持积极态度，他把家庭形式看作一个历史发展序列，认为资本主义对妇女造成的奴役具有历史暂时性。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毁灭的、奴役的祸根会转变为人类发展的源泉。那也意味着，妇女解放在资本主义空间都不能实现，因为不论在生活空间还是生产空间都是被束缚、被压迫的。在更高级的人道的“自由人联合体”空间，妇女作为人的类本质存在，彻底解放才有可能。

马克思没有忽视妇女问题，他始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现实的人，始终出于对人的命运的深厚关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考虑人的发展，这些方法与视角可以为女性主义提供强大的工具。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阅读提示

文学史和影视史中，相对于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经常被隐匿和被忽视，因为它是一个双重弱劣的话语，但对女性学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其包含着女性之间的血脉延续和女性对女性的女性观，母女之间除了爱和依恋，还有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错位等关系，并溢出家庭范围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交织。本文作者通过细密的思考，以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观照近年来电视剧中的母女关系。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

## ■ 温彩云

文学史和影视史中，相对于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经常被隐匿和被忽视，因为它是一个双重弱劣的话语，但对女性学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其脱离了传统社会的男性的女性观，包含着女性之间的血脉延续和女性对女性的女性观，母女之间除了爱和依恋，还有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错位等关系，并溢出家庭范围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交织，如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所说：“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

## 影视剧中母女关系的现状

鉴于母女关系在女性思想史中的独特地位，近年来，一些导演将母女关系作为叙事对象创作了优秀的影视作品，例如《春潮》《兔子暴力》《送我一程》《柔情似水》《你好，李焕英》等。这些电影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母女关系的温情与矛盾进行思考，凸显了母权社会背景下母女两代女性的身份困境与伦理冲突。

相对而言，表现母女关系的电视剧就异常稀少，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性别议题和盛行的大女主电视剧并不匹配。2022年，只有12集的电视剧《摇滚狂花》将母女关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打破了传统文化中的母性神话，描述了落魄酗酒的母亲形象和冲动叛逆的女儿形象，并将这对个性独立的母女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对于《摇滚狂花》中母女生活经历的独特性和性格的另类小众，刚刚上映的《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则将母女关系放置于更为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几对母女关系的塑造也更为具体生动。剧中一场惨烈的车祸把姐姐秀芳和妹妹秀丽的家庭拽入不幸的泥潭，秀芳的独生女安心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舞蹈的资本，又与曾经恩爱的丈夫渐行渐远，秀丽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儿子。自此，两个家庭的两对母女展开了相爱相杀、相互扶持、相互救赎的人生旅程。电视剧的明线是秀芳与安心、秀丽与若华若华的母女关系，暗线又包含了银行经理楚志楠与瘫痪在床的母亲（下称楚母）之间的母女关系。三组母女关系中，秀丽与控制欲强、歇斯底里的病态母亲楚母，正是母女“共生幻想”的典型案例。

## 母女关系的“共生幻想”

在母女关系的研究中，精神分析学派将其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性版本，女性学诞生后，荷兰学者伊基·弗洛伊德提出了母女关系的“共生幻想”，认为“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性别差异，第一个刺激她们变成独立个体的因素缺失，她就会在母女特有的相互认同中徘徊。”女儿因为无法获得主体性而选择留在母亲的世界，母亲同样需要孩子依赖自己获得主体性，二者陷入“共生幻想”关系中，“共生幻想是一个二体事物，一对互相交织彼此沉溺的二人组，它包含更多的情绪是内疚而不是爱，情感的征兆从来没有足够或满意。它是一种压抑的交互，相比于母子之间来说，它更频繁地发生在母女之间。”

在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中，秀丽和楚母最初对女儿非常冷漠，将感情和金钱全部投注在儿子身上。但是在失去儿子后，秀丽处处拿“我是你好”“如果你弟弟在”的亲情感，将控制的触角深入若华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华的起居、求职、恋爱甚至若华室友的生活都在秀丽严密的监视与干预下。瘫痪在床的楚母被儿子赶出家门入住女儿家，开始对女儿进行严苛的精神控制，一旦不如意，动辄打甚至殴打女儿。两个母亲的形象突破了文学史中任劳任怨、自我牺牲的母性神话，也失去了传统文化中被尊重和颂扬的母亲身份，母女之间形成互相影响又互为镜像的关系。像西蒙·波伏娃指出的那样：“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

## 母女之间的爱与矛盾如何紧密交织

以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为观照

## 研究视域

## 《资本论》中妇女问题的三重叙事

## 《多重社会时空下的“有限自主性”——互联网平台日常保洁家政劳动研究》

作者：李洁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对家政服务这样一个既古老、又高度面向未来的劳动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对互联网平台日常保洁家政这样一个具体服务品类的劳动过程研究，本文发现家政劳动者身处“网络平台—城市通勤—工作场所—私人领域”等多维社会时空。而上述社会时空之间的交叠、缝隙与弥合，在给劳动者提供有限自主性的同时，也让她们仍然身陷多重的结构性的压力和限制。通过将劳动者视为“平台—劳动者—用户”三方关系中的有限行动主体，本文作者发现，无论是传统情感联结还是网络数字平台，都具有为劳动者提供支持性联结与保护的可能，但也存在深度控制与过度汲取的风险。而多样性选择的存在，则为家政劳动者开展合纵联盟与边界划分的动态实践提供了重要空间。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1期

## 《来自新技术应用的挑战：人工智能与性别的讨论与反思》

作者：蔡珂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与流行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与反思。本文作者认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特点包括对话式沟通形式、个性化内容生成以及可训练的学习模型等方面，其存在的性别问题主要体现在未能消除数字性别差距可能带来的新的数字鸿沟，传统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在人工智能中仍然存在以及技术研发人员的性别比例差异较大，等等。未来进一步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接触壁垒、为女性参与人工智能行业提供职业保障与晋升机制、在社会层面提高性别平等意识将会成为改善性别平等的有效途径。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 《&lt;飞驰人生2&gt;：男性英雄之旅的奇观审美与另一种可能》

作者：陈亦水

电影《飞驰人生2》以其独特的“速度奇观”美学与“赛车—喜剧”类型叙事，标志着韩寒在电影创作领域的商业化转型胜利。本文作者认为，影片通过男性英雄之旅的冒险叙事建立了男性同盟结构，在菲勒斯中心的真空状态下循环永动重述完美父权神话，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现实性表达障碍与个体价值叙述困难。但看似稳定的父权文化结构实际充满了悬浮感与自我矛盾，与同档期的《热辣滚烫》女性视角相对比，后者提供了无须依靠任何性别气质讲述个人神话的另一种可能。

来源：《电影艺术》

(白晨 整理)